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第 2 节， 《圣经考古学学科简介和历史》，第 2 部分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二节，《圣经考古学学科简介和历史》，第二部分。

可以说，我们的下一个故事是印第安纳琼斯编年史中的另一种故事。

顺便说一句，如果任何观众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尼尔·阿舍尔·西尔弗曼 (Neil Asher Silverman) 所著的《挖掘上帝与国家》一书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实际上也是他最好的一本书。但他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

但无论如何，在19世纪末，有一位芬兰唯心论者，名叫尤维利乌斯。顺便说一句，他正在从所罗门那里用美丽的詹姆斯国王英语超自然地接收编码的段落和编码的信息。他相信他知道圣殿宝藏圣殿山下面的什么地方，而且那里有一条秘密通道。

他确实研究了 PEF（巴勒斯坦捐赠基金）的一些报告，但他觉得自己确切地知道这个宝藏在哪里。好吧，蒙塔古·帕克上尉登场。他是一位想要冒险的英国精英年轻人，并被尤维利乌斯和他的胡言乱语所吸引。

因此，无论你相信与否，他都相信了这一点，并在当时筹集了巨额资金，125,000 美元。那是在20世纪初，他们于1909年在耶路撒冷发起了一场寻找所罗门宝藏的探险队。现在，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为许多奥斯曼官员讨好，从伊斯坦布尔获得了他的菲尔曼或许可证，然后搬到了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上租了这座漂亮的房子，大手大脚地花钱。，雇用人员和购买物资等等。

他有 11 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在大卫城里挖掘，试图找到这条通道。蒙塔古·帕克所做的唯一一件半聪明的事就是聘请了圣经学院的路易斯·文森，一位真正的考古学家。

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混乱和大规模挖掘过程中，文森保留了一些记录，并实际上于 1911 年将其出版为一本书，名为《耶路撒冷苏泰尔》或《耶路撒冷地下》。无论如何，他什么也没发现。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些东西，但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因此，蒙塔古·帕克付钱给圆顶清真寺（圣殿山山顶的穆斯林圣地）的看守人。打扰一下。因此，他和他的工人会在晚上穿着深色衣服上去，他们撬开，进入穆斯林圣殿，撬开，撬起地板，然后开始从圣殿向下挖掘到圣殿山本身。

几个晚上后，他们就被抓了，你可以想象。他们骑上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雅法，并以最微弱的优势登上了游艇。大家都在追赶他们。

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这引发了一场相当大的国际事件并登上了报纸。许多尴尬的奥斯曼官员和许多尴尬的英国官员也因与蒙塔古帕克的事件而尴尬。没有，什么也没找到。

但他确实挖掘并清理了一些我们稍后会讨论的警告井和一些为古耶路撒冷提供水的早期古代水隧道。但对于他所寻找的东西，他并没有成功。考古学家的另一个坏例子是爱尔兰人罗伯特·亚历山大·斯图尔特·麦卡利斯特（Robert Alexander Stuart McAllister）或 RAS 麦卡利斯特（RAS McAllister）。

他也为 PEF 工作，雇用了大量村民，并且几乎自己管理事务。他有一位埃及工头，他挖掘了基色遗址。我们稍后会谈到基色是所罗门所设防的城市之一。

非常重要的城市。麦卡利斯特挖掘了它。我认为推土机可以做得更好。

他会挖一条巨大的沟渠，回填到一边，然后再挖一条沟渠，回填在他刚刚挖的沟渠里，基本上把整个土堆翻过来。而且他保存记录的速度不够快。有太多事情要做。

他失去了控制。他们确实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一些小发现，但是仅仅因为他无法保留记录，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就丢失了。他的顶层计划，他的古城墙计划等等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令人困惑。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挖掘。盖泽尔后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以及后来，实际上是最近又被重新挖掘。但麦卡利斯特的三卷本工作，即他的报告，由于其糟糕的方法论，其价值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哈佛大学教授兼埃及古物学家乔治·赖斯纳 (George Reisner) 被邀请参加，因为他们在圣经中的撒玛利亚正在进行另一次挖掘工作。它是由德国考古学家戈特利布·舒马赫发起的。他与麦卡利斯特以及蒙塔古·帕克（但愿不会）属于同一阵营。

于是，赖斯纳从埃及赶来，在高层的邀请下接替了他，并在他的时代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您可以在这里查看日期，1908 年至 1910 年。他能够识别不同层次的地层、找到地点并仔细测量海拔高度。

那是个巨大的成功。赖斯纳是一个非常高大、肥胖的男人。你会看到他和他的工人的照片，你不会错过他的。

但他是印第安人。在安德鲁斯大学，我们实际上有他的信件和记录。但撒玛利亚的挖掘非常成功。

正如您在这里所看到的，这是一块陶器，可能是撒玛利亚器皿，也可能不是，上面有一些文字。这就是所谓的介形虫。有一系列的 *ostrakon*，相当单数，*ostraca*，复数。

在撒玛利亚发现了一系列可以追溯到九世纪和八世纪之交的介片，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雷斯纳就是，这是在他的挖掘中发现的。我个人的偶像之一是 TE Lawrence，他因《阿拉伯的劳伦斯》而闻名。

当然，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名英国陆军情报官员，他实际上与阿拉伯军队合作，并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外约旦帮助推翻了奥斯曼帝国。但 TE 劳伦斯实际上是受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训练的。他与另一位年轻的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 (Leonard Woolley) 一起在卡基米什 (Carchemish) 遗址工作，这里是叙利亚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之间著名的可怕战斗的地点，当然，也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古城。

但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被 PEF 聘用，当时战争阴云正在欧洲上空聚集。他受雇进行一项调查，调查对象都是西奈半岛。而且，这又是打着科学的幌子。他们想要绘制地图并记录古代遗址和纪念碑。

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本质上更加隐蔽和军事化。他们正在寻找从埃及穿过西奈半岛到达巴勒斯坦的路线。如果英国军队入侵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他们想知道去哪里、水源在哪里等等。

劳伦斯和伍利勘察了这片荒野，他们将其称为西奈半岛的辛荒野，并认出了基德什巴尼亚 (Ein Kedesh) 遗址，如下图底部中心所示。当然，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那里扎营。但他们也做了很多调查工作，绘制了很多遗址、装置和铭文的地图。

他们回到伦敦，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写下了这份报告，而这份报告恰好发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因此，这对于驻埃及的英国军队如何穿过荒野进入巴勒斯坦非常有用。当然，劳伦斯继续说道，接下来的事就成为了他的历史，他率领阿拉伯解放军从沙特阿拉伯出发，征服了亚喀巴，然后又向上，最终于 1918 年征服了大马士革。

好的，我们之前提到过奥尔布赖特；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他的类似照片，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可能是当时他们使用的最杰出的圣经学者和东方学家之一，也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术语和考古学家之一。就他的智力而言，他基本上掌握了古代近东的大部分语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所有材料和所有研究。他对此了如指掌。

他无疑是一个天才。他的学生，他们的学生，他们在学校的学生，如果你想这么称呼的话，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您可以查看他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近 1,200 篇科学出版物。

难以置信。他会去以色列，他是以色列国的坚定支持者，并用圣经希伯来语向讲现代希伯来语的人演讲、讲课。当然，他们喜欢这样。

他的代表作实际上是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这是他对自已的信仰和知识的陈述。那是他的领域。活跃多年，编辑许多出版物。

他再次担任耶路撒冷美国学校的校长。不过，奥尔布赖特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他的第一个挖掘地点就在这里，位于以色列社区的中心，耶路撒冷的郊区之一。可以说，这是一座土丘，一座古墓。

他想挖掘它，所以他在中间挖了一条沟渠，不幸的是，看起来像是某人的底端。因此，这个地点被称为奥尔布赖特底部，尽管以色列人可能没有这么好听。但它是一座古墓，基本上是犹大国王的纪念碑。

耶路撒冷以西古墓的数量几乎与犹大国王的数量完全一致。圣经中也提到过它们。并生火纪念已故的国王。

因此，我们相信，他挖掘的东西就是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是他名声大噪的最好开始。美国人芝加哥大学想在圣地做一番大事。

因此，他们求助于约翰·D·洛克菲勒，获得了一些非常好的融资，聘请了建筑师和陶艺家克拉伦斯·费舍尔，并开始米吉多的圣经遗址进行挖掘。整个想法就是将这个地点逐层剥落到基岩上。即使有洛克菲勒的钱，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无济于事，他们根本无法实现那个计划，那个梦想。

但他们确实删除了米吉多的许多地层，并在战后或战前不久出版，然后在几卷中出版。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项目，有很多导演，实际上已经写了很多关于这里的挖掘的文章，但发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发现，我们将在进行过程中讨论这些发现。我们谈到的犹太研究在苏克尼克和他的学生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他们挖掘的一些地方，规模也很小，与欧洲人和美国人完全不同，而是犹太教堂、耶路撒冷第三堵墙的一部分、新约时代晚期的防御墙、拉马特拉结、犹大国王的宫殿，位于耶路撒冷以南。耶路撒冷、拜特谢勒姆、墓地、犹太墓地以及其他地方。再说一次，无需赘述，这就是纳尔逊·格鲁克的生活，也许是我们朋友印第安纳·琼斯的灵感来源。格鲁克是一位犹太拉比，曾在德国学习，最终成为辛辛那提希伯来联合学院的院长。

但他也是奥尔布赖特的弟子和学生，向奥尔布赖特学习陶瓷和考古学。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物。他进行了大量测量，主要是战前的约旦东部地区，以及1948年之后的以色列内盖夫西部地区。

他也和 TE Lawrence 一样，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OSS（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勘察西奈半岛、内盖夫，并寻找英国军队可以采取的地点和路线。在埃及被隆美尔击败，被逼入巴勒斯坦，如何撤退。因此，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还挖掘了一个名为“Tell el-Khalifeh”的遗址，该遗址可能被认为是圣经中的埃拉特。

因此，他做了很多事情，写了很多书，很多畅销书，但没有他可能喜欢的那么多科学出版物。他没有完成他的报告，他的很多报告，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物，经常出现在一辆吉普车上，拿着步枪，到处做调查。他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流利的现代希伯来语，因此无论是与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都相处融洽。

我应该说，《圣经》考古学史上另一个色彩缤纷的人物是一位英国女士，名叫凯瑟琳·玛丽·凯尼恩。她在撒玛利亚工作，不是和赖斯纳一起工作，而是和后来的克罗福特等人以及1930年代的苏克尼克一起工作，但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在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为自己挖掘。她是莫蒂默·惠勒的学生，所以她使用沟槽和分层进行了自己的挖掘风格，并且在杰里科非常非常受欢迎并且非常成功。

她在完成杰里科之后就去了耶路撒冷，没有那么成功，她在耶路撒冷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引人注目。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生，如果你阅读这些考古学家的报告、流行报告和科学报告，你需要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他们的忠诚所在。不幸的是，凯尼恩被认为是反犹太主义者。

她是不可知论者，并且对自己的信仰非常顽固。如果发现或发现某些事情证明她错了，她就会忽略它。因此，你必须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阅读，我们必须非常批判性地阅读，而她的报告也需要牢记这一点进行批判性阅读，因为可以说，她有某些要磨砺的轴心。

在苏克尼克和苏克尼克的学生成熟并开始挖掘之后，以色列考古学开始蓬勃发展，今天，它是以色列和圣地考古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是在以色列本土。但它从小处开始，并从那里开始发展。特拉卡西勒 (Tel Qasile) 是位于特拉维夫北郊郊区的一个小型非利士人定居点，由本杰明·马扎尔 (Benjamin Mazar) (左上方的人) 于 1950 年挖掘。

夏琐是以色列人进行的第一个重大挖掘。再次，这是旧约中的一个主要城市，是该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实际上是该国青铜时代晚期最大的城市。对于所有以色列人来说，那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训练场、他们的教室。

他们聘请了一位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让·佩罗 (Jean Perrault) 来协助并给予其一些信任或庄重。但夏琐是以色列考古学的重大突破，在那里有非常成功、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阿什杜德再次是一个主要的非利士城市，所以他们逐渐进入了一个主要的非利士遗址，这是由摩西·多坦 (Moshe Dotan) 挖掘的，做得不是很好，不幸的是不如夏琐那么重要和成功。

阿拉德是以色列半干旱南部地区内盖夫的一座城市，由露丝·阿米兰和约哈南·阿哈罗尼共同发掘。阿米兰在右上角，阿哈罗尼在右中。结果也好坏参半。

阿哈罗尼领导下的地层控制很差。阿米兰在她的网站部分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现在，阿米兰的地盘是族长时期的，早期族长时期的。

这是一个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美丽的城市，保存得很好。阿哈罗尼挖掘了一座铁器时代的堡垒，它非常复杂，不幸的是，仍然没有完全出版。

他的学生们，他们仍在努力。第二大、甚至可能超过夏琐的是马萨达的发掘。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听说过马萨达，也许很多年前看过一部关于它的电视迷你剧。

但马萨达是一个战舰形状的岩石高原，你可以称之为孤山，位于朱迪亚荒野中，俯瞰着死海。那就是马萨达，或者说是一座堡垒，最初是由公元前一世纪统治的犹太国王哈斯蒙尼王朝建造的，然后由希律大帝和他的继承者进一步发展。公元 66 至 70 年犹太人起义期间，该地被犹太叛军占领，并落入罗马人手中。

当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 (Flavius Josephus) 也有详细记录、写得很好。这是由伊格尔·亚丁（中左）发掘的，他也是以色列第一位考古学家埃利亚撒·苏克尼克（Eliash Sucknick）的儿子。亚丁是以色列军队的一名将军，因此他是一名考古学家和一名将军，他的基础设施和挖掘组织具有军事层面的意义。

此次挖掘是首次有外国志愿者前来挖掘。因此，1964-65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以色列并在马萨达进行挖掘。而且非常非常受欢迎。

这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和灵魂，因为根据约瑟夫斯的说法，马萨达的捍卫者据说是自杀，而不是落入罗马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次挖掘与以色列部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尽管对方有一些争论。因此，这里列出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学家。

再说一次，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现在都在现场。美国人在做什么？好吧，在奥尔布赖特之后，奥尔布赖特的学生，他最好的学生是雅鲁斯·赖特 (Jairus Wright)，他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在示赫姆和盖泽尔进行挖掘工作，再次接手了麦卡莱斯特几十年前留下的灾难。

赖特和他的学生或多或少地培训了今天仍在工作的考古学家。我想补充一下，赖特是一名基督教徒。当他在耶路撒冷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堂时，每个周日都会去教堂，并从基督教的角度进行写作。

他的一本著名著作是《行动的神》。他相信《圣经》的历史准确性对于释经和灵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区域调查。

进行考古挖掘是昂贵的。挖掘遗址是了解遗址发生情况的一种更便宜的方法，即进行调查，即考古调查。这仅仅意味着让一群学生和工作人员仔细走过一个地点，记下所有的特征、地形和你发现的任何装置，并捡起陶器碎片。

锅碎片又是陶器的碎片。我们将讨论陶器在考古学解释中的重要性，调查将做到这一点。现在，他们有局限性。

在此之前，你不可能因为没有发现陶器而在某个时期内无人居住。你可能在挖掘中发现它，也许你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它。测量或表面碎片经常被敲打和磨损，并且很难读取。

但调查很棒，因为你可以得到一个大局，再一次，只要理解这幅图景中会有差距，但你可以在不挖掘的情况下得到一个大局，正确地进行挖掘。因此，我应该说，这些地点或地区是在六日战争（1967年）之后由这群以色列考古学家发掘或调查的，当时以色列占领了西岸。与此同时，在约旦，一群复临信徒学者对约旦的遗址进行了调查。

这些非常重要，因为从那时起，这些站点不断被建立、重建，并且数据可能会丢失。但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人们居住的聚落模式以及这些聚落的规模，尽管我们还没有通过这次调查数据挖掘出所有这些聚落。所以，调查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考古学是一门对女性非常有吸引力的学科。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女考古学家。这只是我在这里收集的一点点。

女性会被这个学科所吸引，而且也非常非常优秀。注重细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很多非常成功的女考古学家。这里再次显示了一些更重要的内容。

凯瑟琳·凯尼恩位于右上角。克莱尔·爱泼斯坦 (Claire Epstein)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在戈兰高地进行了大量红铜并用研究。她实际上是移民到以色列并成为以色列人的英国公民。

奥尔加·塔夫内尔 (Olga Tufnell) 坐在她的左边，是皮特里 (Petrie) 和后来斯塔基 (Starkey) 的英国学生。1938 年，她的主管被阿拉伯人谋杀后，她挖掘了，或者说不仅挖掘了，还撰写了关于拉吉主要遗址的报告。她花了 15 年的时间写这些报告，它们非常出色，至今仍在使用。

多萝西·加罗德 (Dorothy Garrod)，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她的名字，是一位史前学家。露丝·阿米兰 (Ruth Amiran)，这是她的希伯来语传记，一位陶瓷专家。克里斯托·贝内特 (Crystal Bennett) 因其在外约旦以东的发掘而闻名。

她于 1993 年去世。她右边的露丝·赫斯特林 (Ruth Hestrin) 在以色列博物馆工作，对此类邪教物品和文物进行了大量研究。

特鲁迪·多坦 (Trudy Dotan) 是以色列的非利士夫人。她是非利士人方面的专家，写了大量关于非利士人的文章，并发掘了非利士人的遗址。米里亚姆·塔德莫 (Miriam Tadmor) 是著名亚述学家哈伊姆·塔德莫 (Chaim Tadmor) 的妻子，她本身也是以色列博物馆馆长和学者。额头上戴着眼镜的卡罗尔·迈尔斯曾经或现在是杜克大学第二圣殿时期、新约时期的考古学家。

然后是莎朗·祖克曼 (Sharon Zuckerman)，她是希伯来大学的青铜和铁器时代考古学家。可悲的是，这里所有的女性都去世了。他们每一个人，除了卡罗尔·迈尔斯 (Carol Myers)，我认为她已经接近 90 岁了。我有她的生日吗？现在是 1942 年。好吧，她已经 81 岁了。谢天谢地，她并没有那么老。

但其他人都过去了。但有一群全新的女性考古学家，她们是更多的先驱者，她们追随她们的脚步，在今天蓬勃发展。好吧，新考古。

这是我们第二次演示中的最后一张幻灯片。这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流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考古学家会前往某个地点。

他们不一定会收集骨头。他们不会收集种子或烧焦的遗骸。他们只会挖掘建筑、陶器和文物。

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因此，新考古学基本上是全面接近遗址、获取所有可能的数据并重新获得完整数据的想法。这意味着收集所有的骨头，收集所有的种子，收集所有的动物材料，进行湿筛，浮选，并从中提取所有的有机材料。

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该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住在那里、他们在做什么。这非常非常有帮助。这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你必须让所有这些学科的专家加入你的团队，但你会获得更多的数据。

所以新考古学融合了考古学所属的很多人类学学科，以获得更多关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答案。当你看到像 Khirbet Qeiyafa 这样几乎没有猪骨头的网站时，这会立即告诉你那些人没有吃猪肉。也许我们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网站。

就这样，它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您可以看到在这种多学科方法中使用的所有不同的专家。再说一遍，虽然价格昂贵，但对于了解网站的整体情况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不仅仅是回答以圣经为中心的问题。

我们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但考古学在外约旦的繁荣程度较小，而且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它的势头正在增强。一切都始于 1946 年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建立以及主要在英国领导下的文物部。G. 兰卡斯特·哈丁 (G. Lancaster Harding) 是那里的第一任导演，底部右边那个拿着香烟的人。

但美国人，主要是美国人，以及其他一些群体，还有欧洲人，来到约旦，开始研究和挖掘我们所谓的圣地东半部的另一半。齐格弗里德·霍恩 (Siegfried Horn) 是那里的早期先驱之一。我们真的来找你了；这是在安德鲁斯大学霍恩博物馆记录的；这是他教书的地方。

霍恩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德国臣民，也是印度尼西亚的传教士。由于他的国籍，他实际上被关进了英国战俘营。他向囚犯们教授希伯来语和旧约课程。

但他是奥尔布赖特的学生，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埃及学学位。他终于准备好了，安德鲁斯不是一所大型大学，但他得到了资金，得到了支持，他准备挖掘一个遗址。因此，他拜访了当时所有的主要名人，并问了同样的问题。

他说，如果您像我一样刚刚开始，我将为您提供 10 个您想要挖掘的热门网站。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生活。他已经 50 多岁了。罗兰·德沃 (Roland de Vaux)、赖特 (Wright)、以色列人 (Israels)、奥尔布赖特 (Albright) 等人列出的所有名单上都有一个名字，就是赫什本 (Tel Heshbon) 遗址。

Tall 或 Tel Hisban 是约旦的一处遗址，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它是圣经中的希实本 (Heshbon)。这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在约旦河东征服的第一个地点。控制希实本的是一位名叫西宏的亚摩利王。

因此，这是圣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所以他想挖掘塔尔希斯班遗址。因此，他从 1967 年开始在那里。他召集了所有团队，前往希斯班进行挖掘，六日战争爆发了。

所以他不得不又等了一年，并于 1968 年开始。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 1976 年，工作于 1978 年继续进行。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东西。

但没有发现亚摩利人西宏时代的发现。这是我们稍后将在课程中讨论的内容。但从最初的希什本探险中，他称之为马达巴平原计划。

马达巴平原位于约旦中部，该高原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米索尔 (Ha Mishor)。这是一个复临安息日会项目，复临安息日会学校开始在马达巴平原挖掘各个遗址。他们拓宽了视野，挖掘了许多遗址，并进行了调查。

因此，我们对安德鲁斯大学在马达巴平原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感到非常自豪。约旦目前的研究状况好坏参半，我们在与约旦当局的沟通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再说一次，我说的是 2023 年，但我们希望在那里工作很多很多年。

我需要提到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威廉·G·迪弗 (William G. Deaver)。现在他是杰纳斯·赖特 (Jernus Wright) 的学生，而后者又是奥尔布赖特 (Albright) 的学生，所以如果你想用这个词的话，他是第三代奥尔布赖特主义者。他还活着，当我们在这里说话时，他已经 89 岁了。

他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他的一些朋友称他为狂野比尔，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考古学上的摇滚歌手奥兹·奥斯本 (Ozzy Osbourne)，我们稍后会对此进行解释。他是个人生活，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要了解他们在读谁。

如果您正在阅读考古学家的报告，请了解他或她是什么，他或她的信仰是什么。他们来自哪里，因为即使他们试图不这样做，那也会影响他们的解释。他

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环境中长大，基本上摆脱了这种环境，成为他所说的犹太不可知论者人文主义者。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他开始了一场十字军东征，一种个人十字军东征，目的是基本上消除圣经考古学这个术语。这两个词不要放在一起。他觉得一群圣经重击者出去试图寻找圣经历史的证据，使科学学科变得廉价。

他非常成功地将其称为系列巴勒斯坦考古学或其他术语，但不是圣经考古学。不幸的是，这对基督教神学院和大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们不再派遣考古学家进行挖掘，从他们的项目中删除了考古学，并且完全脱离了这门学科。

不过，我认为迪弗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他做了一个大转变，实际上做出了一致的努力，以恢复人们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他仍然不想将其称为圣经考古学。事实上，我们访问了保守的基督教学院和大学，以鼓励实地考察。他的一些学生是保守的基督徒，并且正在这样做。

但他贬低了基督徒对圣经考古学的参与，这对圣经考古学学科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因此，迪弗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人。他写了一些优秀的书，其中之一是《圣经作者知道什么》和《他们何时知道？》这基本上是对我们将要展示的下一张幻灯片以及其他更具争议性的幻灯片的回答。

上帝有妻子吗？再说一遍，古代以色列的女神观念。因此，迪弗是一个混合体，他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人物，但他在晚年仍然很活跃，是一个有趣的人，可以与之交谈和倾听。好吧，最后我们只剩下一群被称为极简主义者的学者。

他们不喜欢这样称呼自己，但别人却这么称呼他们。我展示了这张幻灯片，我展示了迪弗的幻灯片，供那些在网上查看内容或购买书籍的人使用，因为其中很多人写了很多书。他们总是出现在电视特别节目或历史频道特别节目中，他们面前有一个麦克风，他们正在说一些我们需要谈论的事情，因为这是相当有争议的。

他们具有不同的种族和血统。我们有丹麦人、美国人、英国人、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极简主义者。他们说的话，他们对圣经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几乎到了存在的地步，我在这里使用了“极简主义”这个词，我认为这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非常准确。

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一些他们没有揭露的黑暗事物，但有反犹太主义类型的价值观，这很不幸，但这些人写的任何类型的文学、书籍或文章都需要批判性地阅读。他们说的有些话或许是好的，但其他的却非常非常有争议，而且我相信很容易反驳。但他们就在那里，而且出现在媒体上。

媒体喜欢这些人，你会经常看到他们接受采访，他们非常有魅力。右上角的伊斯雷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再次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当你见到他时，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但他绝对试图解构圣经，几乎到了他所做的事情很搞笑的地步。无论如何，但那些人就在那里，你必须提防他们。

好吧，我们演示文稿中的最后一张幻灯片是我们在安德鲁斯大学使用的信条，我希望作为基督徒，如果您进行实地工作或自愿进行挖掘，您也会坚持这些主张。第一个是由我的顾问 **Randy Yonker** 博士完成的，他提出了这些建议：不要最小化问题或延伸解释来解释事情。换句话说，陈述你的发现，不要扭曲数据以适应你对圣经的理解或解释。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不要提出超出数据支持范围的主张。我必须诚实并充分披露，我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说过，这可能是这样，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小心做出声明，因为它们很可能不是真的。快速、完整地发布结果。这几乎是考古学中的一个普遍问题。

人们进行挖掘，但他们不发表他们的报告。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将在稍后的幻灯片中看到这一点——考古学是一门破坏性的科学。你不能回去重新挖掘同样的东西。

因此，如果您不发布结果，该数据就会丢失。很多人不公布他们的结果。情况正在好转，许多在出版中陷入困境的旧挖掘正在问世。

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参与主流学术并在其中工作。不要狭隘，要留在基督教的背景下。

与不同信仰和信仰的人一起工作。包括多元化的人员和专家。我们在新的考古学幻灯片中讨论了这一点。

最后，认真对待《圣经》的历史，但不要把证明《圣经》的重担交给考古学。有时考古学可以证明圣经，有时它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的真实性。但不总是。

考古学有其局限性。有时它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而不是试图强行提供证据。

谢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和他的圣经考古学教学。这是第二节，《圣经考古学学科简介和历史》，第二部分。